

“参天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问祖，追根溯源，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不变的一个老传统。

很多年前，父亲带我去我家族渊源在河南颍水，并嘱长大后有机会或可一行。十年前我还真得到一次机会。

宛丘，今淮阳县，古称陈、陈州。原始的宛丘古城，在淮阳城东南的平粮台下面，1979年被考古发掘，科学测定距今至少在四千一百至四千三百年。“……高二丈，大一顷，有四门，林木郁然。在城东八里。”(《淮阳县志》)为当年的陈国国都。那些陶片和筒瓦、板瓦及古城墙分土层，不容置疑地证明着陈城始筑于春秋之前。

相对于此间的一片碎陶，国人引以为傲的秦砖汉瓦太年轻了。

穿过郁然的林木，我在平粮台遗址盘桓绕行，想象着陈国都城当年的繁荣，以及陈氏宗族跌宕的命运。所谓“陈姓遍天下，淮阳是老家”。这就是天下陈姓的发祥之地了。

从史料知道，“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是同一个女性祖先的家族共同所有的符号标记；“氏”是从姓中衍生的分支，出现于父系氏族社会。南宋郑樵《通志》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最早，天子有姓而无氏，诸侯、卿大夫有姓有氏，平民、奴隶只有名，无姓氏。到了周代，姓和氏才开始混淆；战国时，姓和氏走向融合；秦汉时期，姓氏合二为一，而且平民也开始有姓。

头一个混姓的人是谁？司马迁，他在《史记》中为后人记述了从上古至秦汉姓氏合一的演变过程，对先秦人物，书中清楚写着其何姓何氏，而对战国末期后的人物，则姓氏混称。比如秦始皇“姓赵氏”，汉高祖“姓刘氏”。

百家姓并不止百个。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从先秦时的不过数十个古姓，到2010年出版的《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的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汉字姓氏的数量，已达23813个。其中有单字姓、复姓和双字姓，以及三字到十三字姓，而最长的是十七字姓，是个彝族姓，不过目前已知的就这一个。

姓氏的来源至少有九种：动物、封国封地、官职、职业、出生地和居住地、先人的字或名、祖先爵位或谥号、次第、部落等。然而，又不尽然，天体气象、地形地貌地名、人体器官、植物花卉、亲属称谓、文教器具、军队编制、时空方位、天干地支、数字符号、色彩、朝代，甚至柴米油盐酱醋茶、赤橙黄绿青蓝紫、东西南北还是姓，皆有史可循，有人可证。例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也有搞错了的，比如“姜太公”就是。他本叫吕尚，“吕”是他的氏，是他原先所处的封国名，也可以称他“师尚父”或“太师望”，这表示的是他的职位。

而陈姓陈，就是以国为姓。

“陈”，金文作“𠄎”。诸侯国。国君姓“妘”。为上古原始姓氏之一，得姓始祖舜。《说文解字》：“陈，舜居之，故曰陈。建立起以宛丘为都城的陈国。以国为氏，称陈氏。从此奉为正朔，延续虞舜的一脉香火。陈国辖黄河以南，颍水中游，河南开封以东至安徽亳县淮水以北。

陈国曾经兴旺过。王后是文化领袖，“妇人(太姬)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汉书·地理志》)国民传其遗风，遂成习俗，陈国由是巫风炽盛而四季巫舞不断，“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树之下”，而“男女亦咏聚会，声色生焉”。(《汉书·地理志》)“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

上古的祭祀日常是狂欢日。腊日祈祷丰收，上巳祈求繁衍，“谷旦”祭祀生殖神。“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神祇高禘主的是婚姻和生殖。“以其(女媧)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禘之神”。(宋·罗泌《路史·后纪二》)

所有这些，皆直接反映在文学上。《诗经》中收入《陈风》十首，多半与

趣话姓氏

陈世旭



爱性与性有关，显著区别于其他风诗。《陈风》的时代虽非远古，但承续着“太姬歌舞遗风”。(《汉书·地理志》)

如果说春秋是历史的代指，那么上古陈国是比春秋更远的春秋。那是这个族群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是一个情爱燃烧，却又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的岁月。没有严峻的律法，没有严格的教化，没有严厉的道德家；没有圣人批评“郑风淫”，没有理学家编织伦常密网笼罩社会伦理，没有去势者嫉恨的窥视和恶毒的诅咒；没有人滑稽搞笑说《衡门》是“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姚际恒《诗经通论》)没有人文正词严说《东门之池》是“疾其君之昏昏，而思贤女子以配君子也”，(《毛诗序》)没有人别出心裁说“《泽陂》……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忧思感伤焉”，(《毛诗序》)或忧思臣孤立之作(刘沅《诗经恒解》)，没有人匪夷所思说《月出》是讽刺陈国统治者“好色”。(《毛诗序》)

上古陈国的人们是那么热爱生命，意识自由而纯朴，只遵循着季节的演变和血性的冲动，纵情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月下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颺兮。舒忧受兮。劳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绍兮。劳心惨兮。(《月出》)

中国咏月的诗篇汗牛充栋，是谁第一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观照月亮？是谁第一个在这冰冷的自然之物中发现了温情？是谁第一个把它从遥远的天边拉到了眼前，贴近了心灵？

是写这《月出》的诗人。
《古诗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明月皎夜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古朗月行》，杜甫的《闺中望月》……视角、形式、语言千变万化，但迷离的意境、怅惘的情调未变。

最早写出这意境与情调的，也是《月出》。

思念从皎月初升开始。月下怀人总是那么旷远。想象中的美人，倩影婀娜，近在咫尺，又离得极远，时而分明，时而迷茫，端的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长相思》)啊。静谧的永夜，月下“佼人”独徘徊，一任夜风拂面，晨露沾衣，直让人“劳心”“悄兮”“慄兮”“惨兮”，愁肠纷乱如麻，恨恨柔婉缠绵。

滥觞于《月出》，后人对月怀人的迷离和伤感之作源源不绝：宋玉的“皎若明月舒其光”，(《神女赋》)李白的“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送祝八》)杜甫的“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梦李白》)常建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宿王昌龄隐居》)王昌龄的“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望光比故人，豁达展心语”，(《送冯六元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望月怀人的诗赋名篇，一如月亮本身，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沱沱。彼泽之陂，有蒲与蒿。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悄悄。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泽陂》)

这是怎样一个池塘啊，蒲丝茂密，荷叶田田，幽兰吐蕊，莲花含苞。堤岸上那是怎样一个男人啊，高大，挺拔，令人向往而心醉！水泽边的女子，生命像蓬勃的花草，波光潋滟的池水，荡漾着旺盛的呼唤。在陈国女子那里，爱是绝对的感性。男子的强壮与威风，就是最大的魅力。奈何不了思念辗转难眠，情迷神伤泪如雨下湿了枕头。

一首女子思恋男子的歌，诗意如此敞亮显赫，字面如此直接露骨，率性坦诚，不劳曲求。陈国民间的爱情，自由而热烈，发之为诗歌，皆真挚而动人。

所有这些，比之后来极力要树立比神圣更神圣、比礼教更礼教、比道学更道学的庄严道德形象的“陈门家风”，不知少了多少庸碌、多少世故、多少俗气、多少僵硬和酸腐。

也许因此，我对以姓氏归类族群颇不以为然。某年某省陈氏乡人为陈姓辟园林、建大殿、立丰碑，广为发帖，动员陈姓人氏捐款，我恭敬避之。姑且不究这类活动的合法性，仅仅是其奉行的宗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距离，就让我难以接受。

时光之舞

王育英



在重新装修合众大厦的办公室时，我突然奇想，利用室内正中间原有的大理石地面，制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时光》：保留了两块一组、五组共十块花岗岩，用铜板镶嵌两头儿，再用铜条围合四周而成。我之所以将它称为《时光》，是因为我心中蕴藏着一种怀念与感悟。

这间办公室的净面积约一百四十平方米，层高三米，利用原地面相接创作的作品，既形成天人合一，又融合了“民国风”装修风格。我完成策划、创意后，委托设计师黄超先生具体实施。黄超先生有着多年的创作实践，对装置作品的感觉、金属材料熟悉和整体室内设计，都有极丰富的经验，他巧思妙想，将“时光”恰如其分地融入设计之中。制作过程中，我从未踏进现场一步，自己炮制了一个神秘的影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创作装置作品，内心忐忑不安。“揭幕”时刻到来，比我想象的要好，作品在内敛、祥和的气氛中，更显示出深邃的意境。

我欣赏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说法，他把看似高不可攀的“艺术”说得简单、明白、清楚而透彻。所以，我创造了美，美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力量。所以，我有胆量在办公室的装修改造过程中，直接植入了自己的艺术作品《时光》，体验了作为创作者及“艺术家”的我，其良苦用心和自我审视、欣赏与理解的美好过程。有朋友问我：你怎么又搞起装置艺术了？如果非要找出创作《时光》的理由，那首先就是：我想在这个已经用了二十年的办公室进行翻新时，保留一些过去生命的痕迹，我觉得任何新购置的艺术品和富丽堂皇的装饰，都无法替代我对过往的记忆和留恋。而这二十年，也是我人生经历最集中、最丰富多彩、最彻底的感悟生活、认知生命的二十年，顺时不致、逆时不敬和从善如流、努力奋斗全在其中。然而，风流难恒，时光渐逝，如今，青春渐退，已过生命中风华正茂之期。所以，我总想保留下来一些既不占用更多空间，又不扎眼，并且一见就能顿生联想的东西。忽一日，来了灵感，我想到了最初装修时就铺在满屋地面上、行走过无数人的花岗岩，尤其是铺在大厅中间的那长条部分，它吸纳的人气最多、见证的事情最多。于是，我决定了要保留这其中的一部分，期望它能再见证我的下一个二十年，并能触动其他观者愉快的联想。

其实，我在确信自己的这个创作，不是附庸风雅的媚俗之举后，不安也就随之而来：我要克服有些惶恐，甚至不愿回望往事的心理障碍，我不仅要克服对材料和施工种种细节的外行的顾虑，还需要鼓起勇气，把藏在心中犄角旮旯里的曾有过的阴暗和不堪暴露于眼皮子底下。我不会以今天的需求，而对过往的时光说真话，我也不会对遗憾肆无忌惮地埋在心里，我只肯面对过往对自己检讨和清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诚实、一种勇气和一种必有的风骨。尽管我这辈子也曾经有过一塌糊涂的至暗时刻，但我从不后悔，谁没荒唐过？只有自己执着地

攒够了勇气，对自己才会不计前嫌和宽宏大量。我庆幸自己在成长中，无可救药之时父母的救护和人生指引，是他们的呵护、疼爱，让我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道德高尚、健康的人。回望时光，无外乎是想自己要好后半生，以及怎样为了自己和他好好活着。

我创作《时光》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想用装置艺术作品来诠释生命意义，而不想采用所谓先锋的艺术形式。《时光》设置在大厅中间，花岗岩两头儿的铜板象征着对历史的追寻和向未来的探寻。因为不想过分炫耀，所以选择用普通的铜板做镶嵌，而使作品显得与整体内敛、稳重、平实的品格格调相称。我是想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和语言来表现作品，客观上成为一种开放联想的引诱剂，叫人们永远看见前面的曙光，生命永远充满金色的希望。我从来不相信今天是一个二手生命的状态，生活总是在进行，希望无处不在。我希望对“时光”的回想，是因为它对当下往时有更多的观照。我相信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往往是作品的生命所在，我也期待《时光》能有千面解说，万种情怀。

《时光》完成之后，我有了一种喜悦的感觉，构思时内心的激荡和暴风雨恢复了平静。《时光》使我与自己的过去，建立了一条永不破的沟通与交流渠道，有了我想要的与心灵相约的审视——并非救赎，而是重生。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时间在过滤之后，留下的是血脉难分的亲情，是义薄云天的情，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对生命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屈从和欣赏。

《时光》获得了一些朋友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使我特别欣慰，也满足了我想到的创作的“呼应”感。有几位朋友得到了我的启发后，居然也都在自己家、公司或工作室装修中，当起“人人都是艺术家”了。有一位朋友看到我的作品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我放置在家里小仓库的两辆自行车的车把——这个“现成品”，直接挂在了客厅：一个是“二六”坤车的，一个是“二八”男车的，只不过是两个车把上，各系了一条当年假冒大学生而戴的蓝、红薄围巾。这是他们夫妻搞对象时，曾骑过的自行车上的，他们一直不舍得扔掉旧车，如今，那一对儿车把，把他们存住了时光，留住了爱情。还有一位哥们儿，把他们家住过五辈儿的老工房的墙皮，完整地铲下三十厘米，用准备扔掉的也是传了五辈儿的四不平八不稳的老榆木方桌腿儿，做成一个“框子”，把这露出的、白、黄混色的老旧墙皮镶嵌其中，挂在了新房子的客厅墙上。他请我去看他起名叫《五辈儿》的作品，难掩兴奋且柔情无限地讲

一条大河，像哈达在天边飘逸

从大兴安岭响水
激情地跳出
一泻千里就没有
停止你多情的舞步
像洁白的哈达飘着吉祥
长调悠扬歌声洒满一路

你是天边的西拉沐沦啊
千回万转如蒙古族文字
生生不息把昭乌达草原恋住

追随你的足迹
就有了八千年的儿女
那是文明曙光
最初明照的兴隆洼的始祖
就有了红山文化
托起的中华第一龙的呵护
就有了赵家沟
呈现的华夏第一风的夺目
龙凤呈祥
龙凤呈祥就璀璨了千古

记住一条大河我血脉清晰
魂牵梦绕我留恋一方故土
你是草原上一条吉祥的哈达
总让我感恩的泪水倾盆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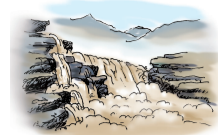
秋日，我的梦幻与大雁一起飞翔

在故乡
在贡格尔草原
在达里湖的岸边
站在秋天的晨光里

飘入母亲的河

(组诗)

武自然



我的目光与大雁
与成千上万的大雁
一起飞翔一起灿烂

这是我携子
起飞回旋的体验
洋溢着生命的赞歌
传承着流淌秘密的语言
这是艰难的历练啊
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从达里湖左岸飞到右岸
再从达里湖右岸飞到左岸
方阵随着劲风而变换
歌声任心的辽阔书写诗篇

我让我童年的梦幻
在日思夜念的草原集结
与万千大雁飞往遥远的明天

岩崖流出的诗韵——写给克旗砬子山岩画

躬身走近你
就贴近了艺术灵魂的心脏
在草原的怀抱

你们让激情驰骋穿越千年沧桑
我让敬慕的心品读你
每一个细节都敲击着我的心房
这个蓝天读你和草原读你一样
风霜雨雪企图把你抹去
你能忍住疼痛
最难忍受的是今人想丑陋的
名字不朽

用残忍的刀刃把你划伤
划伤的还有我垂足的诗伤
谁来给你建一个明媚的暖房
谁来阻止那无知无情的手掌
我携着人类文明的母亲
面对贡格尔辽阔的草原
面对达里湖愤怒的波浪
流着泪大声地呼喊——
快快保护好岩画完美的形象

伴你，我要躺成一片草原
——写给克旗境内睡美人山

等我
你一等就是千年万年
你流淌的泪水
已化为
那达里湖的波光潋滟
你是我
丢失了太久的梦境啊
为了寻你
我已跨越了万水千山
相见
是积雨云打湿的倾诉
从此
我愿躺成贡格尔草原
风霜雨雪也要与你相伴

火是天上来的，是雷电送给人类的礼物。雷电击中树木，爆出火苗，燃烧出火。火是人类的需求，不仅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同时拥有了抗击野兽的利器，火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而，火受到了人类无限的尊崇，比如有些地区，不让人往火里扔石头，不许往火里泼水，对火已经带有图腾式的崇拜。如此想来是对的，一些民族还形成了关于火的节日，比如彝族火把节，人们手拉手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人与火实现了和谐。

我对火的记忆是极其深刻的，这应该缘于我对火的不敬。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在老家的大河玩耍，洗完澡后大家挖了个小坑点起火烤，我们围着火取暖，火的高温把身上的水珠一颗颗抹平。等大家到一边各自玩耍时，火坑已经没有旺火了，只剩下一点点炭灰。我童心大起，跨着这个火坑来回地跳，一个不留神，一屁股坐在了火坑里。我大哭大叫起来，右手按在了火炭上，打算自己挣扎着站起来，但第一次没成功。哭叫声引来大家的帮忙，一个远房大哥立刻把我抱起，将我飞快背回了家。

好在炭火基本都熄了，火只给我着力较大的右侧臀部和右手掌烧起了泡，大夫放出脓水后，打了几天针才痊愈。如今，在我右手中指第二节上，仍有一小块印记，那印记的模样恰如用凹透镜聚焦的效果，那算是一处小小的死肉节，是火留给我一辈子的记忆。但好在，这种苦痛的记忆是短暂的，火给我带来的更多是愉快的记忆。

可以看出，那时候我是个调皮的孩子，我都很很明亮，却又短暂易逝。

这火啊，是天与地的精灵，无处不在。它显然比人类来得更早，但我极为喜爱的依然是这山野间热情的火，那是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啊。只是经年以后，它们也消逝在时光的河里了。

快就喜欢上了燃放鞭炮，大冬天的，我从燃烧正旺的火炬里找出一根带火的木柴，把鞭炮夹在木栅栏的缝隙，要么用火苗，要么用火红的炭部点，引燃引线，火光瞬间呈现，这爆炸声清脆悦耳，让小山村年味愈发浓郁起来。燃放到尽兴处，直接用手抓着鞭炮，点燃引线后迅速抛入空中，鞭炮就在空中开了花。那时候我是极其喜欢鞭炮的，从集市上买来后，我极让我在火坑上摊开这些鞭炮，防潮。我坐在这些鞭炮旁边，挨个去数有多少个，比如100响的，我一排排数下来看真的会有那么多吗？但往往是，这些鞭炮一般都会少一些，内心对商家的抠门表示不满，但显然我的抗议没有效果。这一排排的鞭炮里面藏着一团团火啊，是我们把它们一个个解放出来了。

等到年三十的晚上，整个小山村是鞭炮焰火的海洋，烟花撒着欢儿地往天上跑，声部虽然错乱，可我是那么喜欢看，以至于披着棉袄爬进我家的玉米楼，望向满院的烟火世界，那是冬天开出的

一片片火花，和春天满山的春花、秋天的五花山一样。只不过，烟花的花期更短，只有一会儿，比烟花还短。木柴里是火，烟花也是火，我和火都很快乐，一起长大，在这个如盆地一样的小山庄。

春耕秋收时，在山野间，农人那时会点燃玉米秆。玉米秆被堆到一起，一片片的，我和母亲常常把这些秸秆点燃干净，父亲则开车把一袋袋玉米拉回家去。我和母亲用打火机先点燃一堆，玉米秆浑身干燥，火花瞬间四溅，我拿起燃烧的秆子，一堆堆地去点燃，火堆就依次呈现了。等到晚些时候，漫山遍野全是火堆，那明亮的效果比天上的星星亮多了。这是二十多年后的火，和小时候漫天的烟花很像，都很明亮，却又短暂易逝。

这火啊，是天与地的精灵，无处不在。它显然比人类来得更早，但我极为喜爱的依然是这山野间热情的火，那是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啊。只是经年以后，它们也消逝在时光的河里了。

本版题图 张宇尘

火是天上来的，是雷电送给人类的礼物。雷电击中树木，爆出火苗，燃烧出火。火是人类的需求，不仅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同时拥有了抗击野兽的利器，火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而，火受到了人类无限的尊崇，比如有些地区，不让人往火里扔石头，不许往火里泼水，对火已经带有图腾式的崇拜。如此想来是对的，一些民族还形成了关于火的节日，比如彝族火把节，人们手拉手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人与火实现了和谐。

我对火的记忆是极其深刻的，这应该缘于我对火的不敬。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在老家的大河玩耍，洗完澡后大家挖了个小坑点起火烤，我们围着火取暖，火的高温把身上的水珠一颗颗抹平。等大家到一边各自玩耍时，火坑已经没有旺火了，只剩下一点点炭灰。我童心大起，跨着这个火坑来回地跳，一个不留神，一屁股坐在了火坑里。我大哭大叫起来，右手按在了火炭上，打算自己挣扎着站起来，但第一次没成功。哭叫声引来大家的帮忙，一个远房大哥立刻把我抱起，将我飞快背回了家。

好在炭火基本都熄了，火只给我着力较大的右侧臀部和右手掌烧起了泡，大夫放出脓水后，打了几天针才痊愈。如今，在我右手中指第二节上，仍有一小块印记，那印记的模样恰如用凹透镜聚焦的效果，那算是一处小小的死肉节，是火留给我一辈子的记忆。但好在，这种苦痛的记忆是短暂的，火给我带来的更多是愉快的记忆。

可以看出，那时候我是个调皮的孩子，我都很很明亮，却又短暂易逝。

这火啊，是天与地的精灵，无处不在。它显然比人类来得更早，但我极为喜爱的依然是这山野间热情的火，那是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啊。只是经年以后，它们也消逝在时光的河里了。

快就喜欢上了燃放鞭炮，大冬天的，我从燃烧正旺的火炬里找出一根带火的木柴，把鞭炮夹在木栅栏的缝隙，要么用火苗，要么用火红的炭部点，引燃引线，火光瞬间呈现，这爆炸声清脆悦耳，让小山村年味愈发浓郁起来。燃放到尽兴处，直接用手抓着鞭炮，点燃引线后迅速抛入空中，鞭炮就在空中开了花。那时候我是极其喜欢鞭炮的，从集市上买来后，我极让我在火坑上摊开这些鞭炮，防潮。我坐在这些鞭炮旁边，挨个去数有多少个，比如100响的，我一排排数下来看真的会有那么多吗？但往往是，这些鞭炮一般都会少一些，内心对商家的抠门表示不满，但显然我的抗议没有效果。这一排排的鞭炮里面藏着一团团火啊，是我们把它们一个个解放出来了。

等到年三十的晚上，整个小山村是鞭炮焰火的海洋，烟花撒着欢儿地往天上跑，声部虽然错乱，可我是那么喜欢看，以至于披着棉袄爬进我家的玉米楼，望向满院的烟火世界，那是冬天开出的

一片片火花，和春天满山的春花、秋天的五花山一样。只不过，烟花的花期更短，只有一会儿，比烟花还短。木柴里是火，烟花也是火，我和火都很快乐，一起长大，在这个如盆地一样的小山庄。

春耕秋收时，在山野间，农人那时会点燃玉米秆。玉米秆被堆到一起，一片片的，我和母亲常常把这些秸秆点燃干净，父亲则开车把一袋袋玉米拉回家去。我和母亲用打火机先点燃一堆，玉米秆浑身干燥，火花瞬间四溅，我拿起燃烧的秆子，一堆堆地去点燃，火堆就依次呈现了。等到晚些时候，漫山遍野全是火堆，那明亮的效果比天上的星星亮多了。这是二十多年后的火，和小时候漫天的烟花很像，都很明亮，却又短暂易逝。

这火啊，是天与地的精灵，无处不在。它显然比人类来得更早，但我极为喜爱的依然是这山野间热情的火，那是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啊。只是经年以后，它们也消逝在时光的河里了。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广阔的渤海之滨，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孕育万千生物的繁衍生息、滋养朴实勤劳的世代渔民，也承载着古老海湾岁月的记忆与传说。

家乡的最后一个古朴渔村大神堂，自古就是渔盐之乡，曾有黎家庄、陆家庄、鬼庄子、神堂庄等多个村名。这里有我国北方纬度最高的现代活体牡蛎礁，有第一个以村名冠名的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也是规划中的海洋公园。经多次变更的村名以及那些有鱼有龟的传说，更为大神堂增添了神秘色彩。

清晨，红日初升，朝霞染红了天空与波涛，染红了神港，染红了矗立在码头上的那块“津门第一缕曙光”石碑，这便是陆地区域每天最先迎接朝阳的地方，游人都在这里拍照，会留下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由于大神堂海域属于泥质松软海滩，海水中的大量浮游生物营养丰富，很适宜海洋生物的繁殖生长，这里的鱼虾蟹贝等各种海鲜品纯正鲜灵，口感滑润而且不牙疼。

春天到来，神港里靠泊有序的渔船上，粘粘着喜庆、吉祥的大红“福”字，还有“船头压浪，舵后生风”“乘风破浪浪味海，一路顺风平安归”“撒出千张网，收回万斤鱼”的各式“船对儿”，而主桅上“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条幅最为夺目。特别是渔船上迎风飘舞的一面崭新的国旗，是渔民发自内心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国旗无比敬重的情感表现，也是富裕起来的渔民心情的真实表达。

新春解冻后还有一些冰凌，出海渔船的第一网，便会捕捞到梭鱼。这时的梭鱼，肉质紧实肥厚味道鲜美，也就有了渔村人家自古就说的“吃了开凌梭，鲜得没法说”的俗语，随后便有大量海鲜品运送回村。这时的面条鱼、鲷头鱼肥美鲜嫩，鱼肉酥软，鱼肉入口即化，而一起熬炖的芥菜缨子，也浸透了鱼鲜滋味，吃一口满嘴生香，去油解腻，是一道佐酒下饭的好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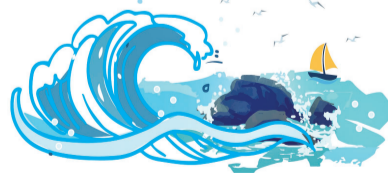
岸边的休闲垂钓。涨潮时，更会看到密密匝匝的海鸭子、海鸥，逐浪觅游形成一道道涌动的海鸥波浪线。

这里的泥质滩涂，不仅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食，还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很多的遗鸥、东方白鹳、绿头鸭等珍稀鸟类，从远方飞来相聚。鸟儿在滩涂觅食、悠闲踱步、追逐嬉戏，当它们结伴飞行时，忽而贴近海面，忽而直上蓝天，矫健的身影似烟云腾卷，又如密雨流泻，队形随意变换而不凌乱，在海面上自由翱翔，村民们也因此称这里是“鸟的乐园”。

到了秋天，休养生息、沉寂了几个月的渤海湾“复活”了。开海那天，码头上彩旗招展，大鼓擂响，鞭炮点燃，烟花绽放。渔家人面朝大海，毕恭毕敬地把美酒洒入波涛。接着，就是大锣敲锣，秧歌劲舞，汽笛齐鸣，百船齐放。欢乐的人群身着传统的节日服饰，踏着浪涛的节拍、追着海

家乡的大神堂

姜茂树



家乡的大神堂

姜茂树